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二十九回 蘊玉閣狂徒恃勢 天香樓義士除頑

話說黃生眾人，吟完酒令，忽聽芙蓉花底一聲響亮，嚇得眾人欲走，乃見一個白髮老者，從花底出來，年約七〇餘歲，生得童顏白髮，飄飄有神仙之狀。拱手道：「老漢乃司花之神，感君等至誠祭奠，憐香惜玉，以饒春歸，故至誠感格，以致吾等享受，無可以報，欲救君等脫離苦海，免在塵中。」眾人聞言，驚疑始定，知是神人，一齊跪下，口稱：「神聖降臨，望求超拔弟子等男女眾人，離了人間塵苦。情願打掃仙真洞府，也是歡喜，未知神聖可收留否？」那神道：「現在當今天子，不久游到此地，爾等須當有急則救，若是見了高天賜便是。眾人切記不可錯過。」說罷，化一陣清風，就不見了。各人驚喜交集，向天叩謝，又向花前拜謝已畢，復上樓來開懷暢飲。正欲再整杯盤痛飲大醉，忽聽得樓上蘊玉閣西面酒店上，飲得大笑，又聞喊打之聲，不知何故。原來是一班惡少，在此藉酒打架，往往如此。為首的是本地一個土豪，姓區名洪，諱名飛天炮，有些家資，請教師在家，學得拳棒，與一般亡命，隨處惹事生端。到此酒店小酌，因爭坐位，便廝打起來。原來他上樓來，已先有人坐了中坐之席，他乃後到，欲換此座，剛退一個硬漢，不肯讓他，故出不遜之言，意欲情勢欺人，正在吵鬧之際，正遇天子與日清偶游到此，聞打鬥之聲，意欲看得不平，便下手相助，聽來原來是那區洪不合道理，心中就不平。後見他動手，把那漢亂打，那漢獨自一人，竟無相助，左右之人，又怕區洪之勢，俱不敢出言阻住。日清在旁忍氣不住，上前把那些亡命，一個個打得東倒西歪，走的走，跑的跑，下樓如飛的去了。

那漢向高天賜及日清二人叩頭，便道：「多蒙搭救，感恩不淺，請問客官高姓大名，必不是本處人氏，請道其詳。」聖天子答道：「吾乃北京人氏，姓高名天賜，與舍親周日清來此探親，因平生好抱不平，故遇有逞惡欺人者必打之，今見足下一表人才，定非下俗，故叫舍親相助，打得那班狗頭逃走。請問足下貴姓大名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在下姓王名閏，是做綢緞生意，因午後無事，先到此間，自揀好位正坐，不料此人恃眾欺人，要小弟讓此座位與他，小弟不讓，拳腳交加，幸得二位搭救，實在至幸，小店離此不遠，請二位到小店一敘，幸勿見卻。」天子道：「小小事件，何足言謝？足下既有此美意，亦自當從命。」於是即與日清、王閏三人，一齊出了店門來至綢緞店中，分賓主坐下，茶罷，王閏即吩咐備下一桌美席，留二人共酌，於是三人施禮入席。酒過數巡，王閏開言：「二位客官既是好游，明日待小弟同二位去一處好去處。」是夜罷酒，留二人在店中過宿。

明日清晨，用過早膳，王閏帶了一個小童，與高周二位，來至天香樓。此時黃永清等眾人，也在此暢飲。此處是東西南北四樓，俱是起造得一式，一樓上可容數席，亦覺寬展舒暢。天子、日清、王閏三人，即在南樓坐下。那些粉頭打扮得粉紅嫩綠，上來施禮已畢，入席高談細酌，一個名喚瓊姬，一個名喚彩姬，一個名喚麗姬，三人都是年不上二〇，生得才貌驚人。酒已數杯，遙聞西樓上飲得極其高興，原來是黃永清在此暢飲。且說眾人正在強勸彩雲飲酒，彩雲道：「列位先飲，妾當陪飲。」雲生道：「請卿快飲，再有妙談。」彩雲無奈，被迫不過，只得一氣飲了三杯。眾人拍掌大笑道：「癡情婢子，看她必待李郎強之乃飲，可說鍾情之極了！」說得彩雲桃腮暈紅，急道：「今被爾等迫我飲了三大碗，又來取笑。即喚侍兒換了一桌酒筵，待我行一大酒令，以消此恨。今日三位公子並未多飲，妹子擺下一桌在此，與各位再豪飲一場，如怯者不算英雄。」說完，大家齊道：「更妙。」那眾人因見她飲了數次三大碗，又見其出令，□喜悅。不一時丫鬟擺上酒來，連椅桌都換過，看她擺得：

瓊樓可比蓬萊島，玉宇翻疑是廣寒。

中間擺著南京榻，雕几檀架，堆些新詩古畫，金箋雲簡，兩旁粉壁上，掛著名人字畫，梅蘭菊竹，左旁擺一對醉翁椅，右邊設一張貴妃牀，樓前短欄外，擺了幾盆奇花異草，芬芳撲人，中間吊了一盆小龍山，四邊掛的玻璃燈，照耀如同白晝。

架上早已擺下瓜果小碟。六人入席，丫鬟兩旁侍候，其時天已起更，丫鬟點起蓮花燈，酒點三巡，彩雲即命秋月拈令筒來放在當中，又拈骰子來，各人先擲一手，擲得紅點少者，便請先拔籤筒之令。如正紅無者，先罰他一大碗，如有紅點者，不拘多少，都要一個牌名說出來。永清先擲，把骰子一散，得五個二，一個主，便道：「這叫做北雁朝陽。」後至禮泉，擲得一個麼，一個五，四個三，這叫月明群鶴守梅花。雲生擲的是三個六，三個四，這叫做紅雲散在半邊天。那綺香擲了五個麼，一個四，乃道：「吾乃新改一個牌名你聽。」眾人道：「看她是個什麼新式？」綺香道：「這叫做九天日月開新運。」那瑞雲也擲了四個三，一個麼，一個六，這叫做天晚歸鴉遇月明。其後彩雲也擲了六個都是五，這個名叫滿地梅花，皆是全黑者。

瑞雲急道：「你是令官，偏是你擲是正，正是你好彩了，你快飲一大碗。」彩雲無奈飲了，自願唱一支解心陪罪，然後再擲便是。眾人道：「就如此罷，快唱，若遲滯，就不依你了。」彩雲只得宛轉歌喉唱道：

情書一紙，寄與情郎，思憶多時，兩淚枉自傷，酒闌月夜同私誓，約同生死不分離。懷想我郎，別後無音信，留惹相思數月長。恨奴命薄如秋葉，焉得化為鴻雁去尋郎，免得香衾夜夜無人伴，蝶帳時時不見郎，又聽得鶯啼聲慘切，自是愁人聽得更斷肝腸。

唱罷，將骰子擲了一個四，五個六，這名叫將軍爭印，於是大家飲了三杯。忽然樓下一片喧吵之聲，大家皆驚立不定，側耳細聽，這邊天子與日清亦倚欄靜聽。

原來是一班無賴之徒，把那些有姿色妓女，登門搶掠而去，正在與他廝鬥不下，街上無人相助。日清見了，大喝道：「青天白日，登門搶掠，是何道理？」就向人叢中搶回諸妓，再奪一對四尺長的刀，把那些無賴殺得七零八落，血流街上，俱皆殺走了。原來都是無膽匪類，一味大聲，及至打架，架都不能招了。於是院中鴛鴦，與妓女龜奴等，皆來拜謝，乃安排筵席，請高客人與周王二位同酌。

這裡黃永清等人亦備一桌請高客人三位過來共酌，並訪天下英雄之意，高天賜同王閏飲過幾杯，又被黃永清差人持帖屢屢催請，只得與日清過西樓。三位公子見了，急起身相迎，王閏亦隨後便來，一一見過了禮。茶畢，永清先問道：「請問三位高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請道其詳。」王閏道：「小子姓王名閏，是本處人氏，在泰安做綢緞生意。此位姓高名天賜，北京人氏。這位是同來貴親，姓周名日清，亦是抱不平，搭救小弟，今日又遇了此等惡徒。」

天子道：「此是官軍不用心，是以弄得如此，待我稟知本省巡撫，把個些武營員弁，責戒一番，然後可望盡力保國安民，請問三位貴姓大名？」黃生道：「小弟乃本處人氏，姓黃名永清，這個姓張名禮泉，那位姓李名雲生，亦皆本處人氏。小弟祖上是侍郎之職，此二人亦世家子也。」高天賜聞言，原來是忠臣之後，乃道：「三位公子，如此慷慨，現在庠或在貢舉？請道其詳。」永清答道：「小子三人，一衿未青，因性好遊玩，懶於功名。」說罷，吩咐擺下佳筵，六人從新見禮，入席共飲。

酒過數巡，天子見他三人如此高義，外貌雖好，未知內才如何，不若在此試他一試，若果經綸滿腹，日後收他，以佐朝廷之用。於是在席上把古今聖賢興廢，治國安邦之事，問他三人，對答如流。便道：「三位公子皆是才高八斗，何必性耽詩酒，倘入應科考，何患翰林不到手？」三人應聲答道：「此非小子等所願也。除是國家有急事，饑荒之年，即可出力以報朝廷。」天子聽了喜悅於心，酒罷，各辭別去了。那周日清引路，往各處遊玩。只聽路上言三語四，有妖怪白日害人，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